



林亞英

◆罹難者林生的長女，目擊證人，案發時11歲，對當年的慘案記憶猶新。

公義

追討遲來的

為枉死村民

我在呀吃山出世，家住Asli村（原住民村庄），是一间自己盖起来的茅草屋。爸妈早上割胶，下午种稻。后来我爸遇到林苟（林工头，即林天水），他劝我爸去他的胶园割胶，因为当时英国兵很凶，我们单独住在山芭很危险。爸爸听信了，带我们搬到林苟的胶园。

那胶园真的很大，胶工有几十个，有四五条公司（宿舍），楼上住人，楼下煮饭。爸早上割胶，下午做胶，不到3个月，就出事了。

聽到槍聲，以為媽媽死了

12月11日下午，妈妈跟爸爸去割稻，我们之前的那块田，在两三英里外，稻子熟了。出门前，妈妈交待我不要煮饭，等她回来炒面吃。傍晚五点多，我们还没回来，就沿着河边找，走到半路就看到爸妈，我们就一起回家。

到了胶园，就看到很多英军。快到公司时，又看到路中间躺了一个年轻人，肠子都流了出来。没走几步，英军就用枪指着我们，叫去问话。大约有11个英国兵，全部都很年轻，还有一个华人，一个印度人，帮忙做翻译。那个华人问我妈妈：有见过共产党吗？妈妈说她整天做工，没看过什么人。爸爸也说，他上午割胶，下午做胶，没有见到人。一个英军拉我妈妈往外走，我和妹妹拉住妈妈不放，那印度人就把我们扯开。

妈妈被带到不远处的小溪边，有四五个lantai（旧式度量衡单位）之外吧。我们在屋里，听到枪响，以为妈妈没有了。

英军把女人和小孩赶进一个房间，男人赶去另一个房间。七八点吧，一个英军开门，把妈妈推进来，我才知道妈妈没有死。（当时林亚英的母亲怀着8个月身孕，英军把她拉到河边，在她肩膀开枪恐吓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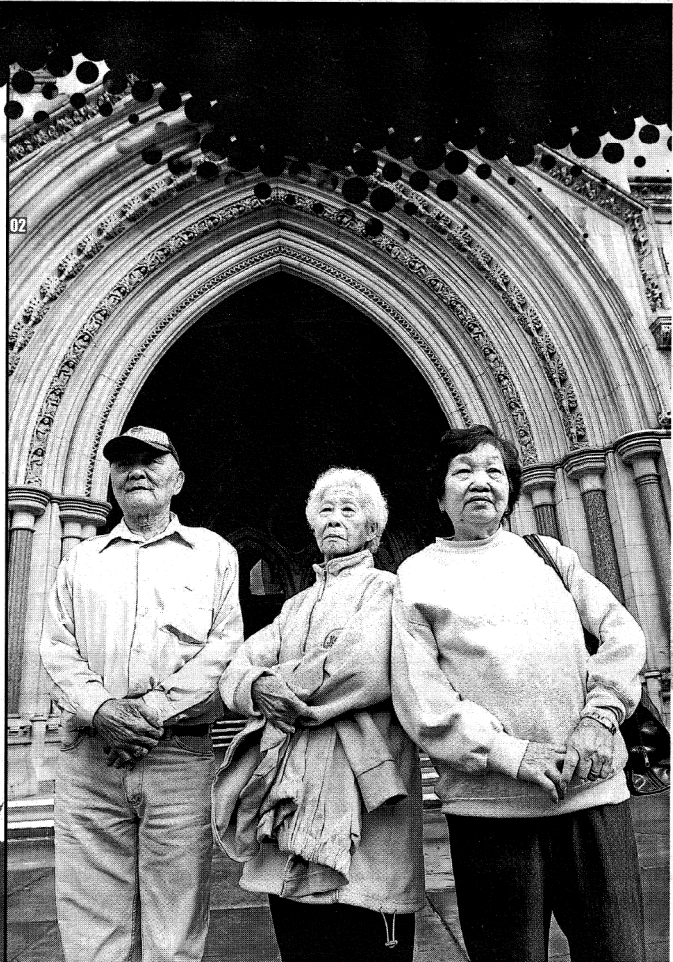
差不多天亮的时候，华人警员进来，叫我们下楼去，每人喝一点美禄，然后叫我们回去收拾，说要放火烧公司。

我带着妹妹，妈妈好像吓坏了，也不会吩咐我们收拾什么，也没有说钱收在哪里。我胡乱把一些衣服塞进袋子，拖着下楼。后来，英军又说带不准东西，把我们统统赶上罗里。

上了罗里不久，就听到河边传来枪响，好像过年放鞭炮那样。枪声停了，那华人叫开车。我抬头看，公司在冒烟，火越来越大。

到了乌鲁音街上，我们除了身上的衣服，什么都没有。爸爸的一个朋友叫我们住在他家，他给我70块钱，我3岁的妹妹就给了他领养。

一个星期后，他们让我们回去收尸。3辆罗里，载着薄木板钉的棺材进去，里面很臭，到处都是苍蝇，那些尸体的眼睛嘴巴全是虫。爸爸被打到胸口，开始面目还认得出来，扛出来后，经太阳一晒，就认不出来了。那一年，爸爸才33岁。



葬了爸爸后，第二天妈妈就带我和8岁的大妹坐巴士去加影，投靠大姨。

12月死了爸爸，1月妈妈肚子里的小妹出世，满月后，就被送去孤儿院。就是阿水妹，现在住在麻坡，后来我们也联络上了。

大姨的环境也不好，五六个孩子，每个都还在读书，所以妈妈决定带着我和大妹去马口割胶。大姨买了一些油米，让我们带着上路。

只想為父親討回公道

马口、居銮、芙蓉、麻坡都住过，妈妈割胶，运气好的话一天有两块钱。我和妹妹没有上过学，不识字，生活很苦，吃咸菜是一餐，一毛钱买一把空心菜吃一天。有时候英军炸山芭，不能割胶，妈妈口袋里只有毛半钱，就叫人买饼给我们吃。

我14岁开始割胶，每个月赚20块钱，帮补家里。后来结婚，嫁的老公又是一个穷人，早上割胶，中午去油棕芭做工，晚上才能回家。

爸爸死后，妈妈整天都流泪，她抱怨自己生的都是女儿，老了无所依靠。我跟她说，你不要担心，以后我就靠乞食也会养你的。后来妈妈就一直跟我住，92岁才去世。我去做工，她就帮我看孩子，有了孙子后，她慢慢忘掉往事，整个人才真正开心起来。

我妈是童养媳，我爸其实对她不好，以前人的旧思想啊。他们有8个孩子，包括一对孪生弟弟，但都养不大，只剩下我们四姐妹。爸爸很疼我，我生病时，他用脚车载我去看医生，又常买东西给我吃。妈妈比较严肃，我们不听话，她会打。我一看她脸色不对，就快快去把东西做好，尽量不要惹她生气。

4年前，郭律师联络我，我有告诉妈妈，她说当年没有上诉，现在隔那么久了，怎么可能会有结果？但我看到那么多人在帮忙，我就跟自己说，我不能不理。

开始的时候，很多东西记不起来，后来一直提，一直想，就越来越多事情记起来了。想得越多，心里越恨，晚上就睡不好，病痛也跟着来。腰骨痛了几年，医生说是生骨刺，现在还在吃药。

今天，5个孩子都成家了，儿孙满堂，孩子都很孝顺，孙子也很好，很爱护我。平时我在家种种花，拔拔草，又种点花生、玉米。现在的生活很开心，没什么要求，只求早日为爸爸讨回公道就好。